大學衍義

丁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辨人材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三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專治也如攻金攻木之攻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此言必有爲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是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閑者防衛之意）距楊墨（距猶禦也）放淫辭（放驅而遠之也）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

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臣按孔子既沒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以司馬遷所記自騶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者不可勝數若申

不害商鞅輩其害尤甚焉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顥嘗論之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夫為我之疑於義何也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䘏故其迹似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踈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

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
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
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
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其身楊朱
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愛必
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
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
而已大抵正道異端相為消長楊墨之道不
息則孔子之道不明孔子之道不明則姦言
邪說得以誣罔民聽塞絶正理正理絶滅不

惟禽獸食人人亦將相食此孟子之所以懼
而不容不辯也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
辭闢邪說者即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
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說一溺於其心則
發於心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
之勢也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一念差則
一事壞一目隳則大綱亦從而隳此邪說所
以不可不闢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
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
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

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言旣終復謂能言距楊墨者卽聖人之徒盖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仲舒盖借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于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復進邪辟

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矣

臣按此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
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
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
申商韓非皆爲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爲縱
橫之學者也鞅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
術欺隣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橫加
無罪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其慘覈少恩可知
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捭闔

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徼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晁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闇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沒溺於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為不在孟子下詎不信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寘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周之徒

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為之其人盖無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司馬遷曰（武帝時人作史記）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好静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

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莊周也以荒唐繆悠之辭譁于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

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皆晉人）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弼魏人晏晉人）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

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戮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臣不得以不辨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

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雨為鮮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丘崩

漢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為巧發奇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物謂鬼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海

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

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謂所書手迹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栢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欒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多方略敢為大言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迺拜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大見數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掔搤與扼同掔與腕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齊人公孫卿又言黃帝鑄鼎荆山成有龍垂胡顊下迎黃帝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

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五利使不敢入海而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

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不讎無驗也

上迺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

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

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

求之其道非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

歲迺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

祠所以望幸矣後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

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

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太山邑名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公孫卿言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依其制度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二館名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後五年一祠泰山十二歲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神入海

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天子羈縻不絕幾遇其真（幾與冀同）太始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按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内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臣按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爲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莫夜爲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為神僊之學

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宓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畢地名文王所葬孔子魯城之北孔子葬處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漢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圖書

謂讖緯符命之類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
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人曲說述五經
之正義帝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
吾欲讖決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
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
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解

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赤伏符者圖讖之名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
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
先王之格言而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

為起於哀平之間盖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行其簒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徒足以啓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謬妄為甚後之為正義者復祖焉故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

刪去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聖明之君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脩言施
行之則所益多矣
初明帝顯宗也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
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
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
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
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
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
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崇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正始魏主曹芳年號是時司馬懿專國晏蓋曹爽之黨景元中常道鄉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好言老莊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居喪飲酒無異平日當時士大夫爭慕效之謂之放達未幾魏禪于晉

晉武帝太康中王戎為司徒王衍為尚書令樂

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澄及阮咸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為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未幾惠帝立晉室大亂劉聰石勒遂據中原

元帝渡江初王導為政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覆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

弘雅政事者為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淪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

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為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清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為戎乎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殂簡文弑殞

臣按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說為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

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着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盖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

氏之論既失之而為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為主脩身以實踐為貴講學以實見為是行事以實用為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輩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為有邪為無邪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為有矣夫何

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為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如何邪此所謂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溫以為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夷甫衍字）而陶洪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平叔晏字）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為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

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為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崔浩魏大臣也）上書證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

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天下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為功差易魏主不從（未幾崔浩以事坐誅魏主燾亦為其臣所弒）

臣按魏燾夷狄之君其為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為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依於一道士之言以詭妄為可信是又出於老佛

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諸言河圖洛書寄言於蟲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為其能書耶至於信讖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為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

屬一麗乎形態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或
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覩其
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臣謂胡寅
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
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
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
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凛然自持常

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睹儀觀受符契而游
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
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靜大捨羣臣以錢
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乃
還內

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
菜羹糲飯而已多造塔公私費損時王侯子弟
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
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

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明年侯景舉河南來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餓殂

臣按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

盛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厮役其可謂卑倭之極矣殫國府藏朘民膏血以營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麵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之恐其裁翦有乖仁恕也臣下雖謀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

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危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弊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為真學佛者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而帝也既以篡弒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屠之福奉金

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侫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鳥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鱉之曾不少䘏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武帝未生太子統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爲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西豐侯意怏怏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首爲内應導之以犯闕又與景約克城之日毋得全兩

宮兩宮謂帝及太子綱也若綸若繹或捴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侯景不力戰湘東王繹鎮江陵不時遣援致景陷都城方且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紀又攻河東王譽於湘州攻岳陽王詧於襄陽詧譽皆湘東之姪也其後詧引魏兵殺繹於江陵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埽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雜以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唐代宗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

臣按代宗以報應為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

位必以福善禍淫爵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
使人主凜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強於脩
德戴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爲言
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
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
不可淹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
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慙德爲繼世之
君克己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
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治之

道不在脩德而在於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蠱於內楊李賊於外醞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弒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顧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為大閹魚朝恩

所忌載等以卻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
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
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
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彨之輩其不激
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而已爾其後
我
朝舉兵南伐僞王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
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為千載之戒哉
唐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
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

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絶方士之說茍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時元和五六年間）元和十三年以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皇甫鎛薦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藥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命泌諫官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歳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等保護

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潾為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暴崩人謂內侍陳弘志弑逆

臣按李藩之對裴潾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一不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為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以其英

明之主不應惑而惑故深惜之也自是而後以藥致疾者又三君敬宗昏童無足譏者武宣皆英主亦復為之覆轍相尋而不知鑑毋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

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

絶禍本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
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
史
臣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
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爲之者也故韓愈之諫
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
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
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
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朞年而眞效乃爾福報
果安在耶臣故併著之以爲人主溺意仙佛

者之戒

愈又嘗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為民者四（士農工賈）今之為民者六（四民之外又有釋者）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

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
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又
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
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
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
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
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
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

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臣按韓愈之書深排釋老可謂有功於衛道者故剟其畧著于篇然愈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至于孟子沒而不得其傳者亦言其

槩耳而所以相傳者則未之詳也然則所以
相傳者果何道邪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
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
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
正則彼異端之失可不辯而明矣然此數者
之中曰中曰仁曰誠皆道之全體是三者果
一乎果二乎臣嘗論之中也者以其天理之
正而無所偏倚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
不蔽於私欲也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不
雜以偽妄也雖所從言者不同而其道則一

而已爾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
及誠夫豈偏於一哉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
誠矣彼高而溺於空虛卑而陷於功利者爲
有所謂中慘覈刻薄者爲有所謂仁欺詭譎
誕者爲有所謂誠以此揆彼所謂夷夏之分
霄壤之隔也人主於二者之辨其可不明也
哉

以上論異端學術之差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四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齊宣王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者之道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新鍾成殺牲以血塗其郤曰釁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觳觫（牛恐懼之貌）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愛財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實有知百姓所譏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羊小牛大）彼惡知之（惡音許言民豈知王意）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隱痛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

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說喜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之篇也）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慼慼焉（慼慼心動貌）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三十斤為一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毫至秋而銳）而不見輿薪（以車載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音旺）不為也非
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吾老我之父兄吾幼我之子弟）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
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
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
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

疾惡也皆欲赴愬於王愬與訴同其若是孰能禦之

臣按五霸桓文為盛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皆春秋列國之君而霸於諸侯者也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之徒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羨慕霸功之志而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以王道為甚高而難行孟子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即宣王愛牛不忍殺之心知其可以保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易牛謂其出於貪吝而

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使
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
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
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
王使知前日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
法之巧者蓋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
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
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
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此
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悅孟子

之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為一羽輿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王既能為其所難乃不能為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說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推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

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暨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雖近不周也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發政施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不過於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斂使農樂耕于野寬其征税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

於塗所謂王道者盖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宣王之終不悟也

公孫丑（孟子弟子）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夫子謂孟子也當路謂爲卿相行國政也）管仲（齊桓公相）晏子（名嬰齊景公相）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對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曾參之子）曰吾子與子路孰賢（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曾西蹴然（不安貌）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曾參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曾則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

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孟子以齊王音旺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盖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盖子路雖不及有為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桓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為

之況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與之匹乎先儒楊時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使孟子當路于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信猶反掌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子

者也何其言之異耶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略況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坊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詐力彊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為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

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覇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取賂而還其省難於魯若鄰也而心則在於覘國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其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人救邢僖二年

城楚丘首止葵丘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世子之位九年諸侯會盟于葵丘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莊十年滅遂十三年降鄣三十年鄣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陽國名齊人偪而遷之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齊師殲于遂傳言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則人之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三簽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

召陵傳稱其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會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桓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二年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於婁林其於晉也未嘗能使之一與會盟蓋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僖五年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五年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僖九年蓋其力之所至則可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

年城緣陵而散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散辭也桓德衰矣城鄫而不果僖十六年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狄侵衛又侵鄭僖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僖十七年會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至自會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僖十七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若晉文之譎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

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而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遂請隧焉僖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二十五年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遂殺大叔定襄王請隧弗許是名為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

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為何如哉

臣故略叙其事以信孟子之説

荀子曰粹而王粹謂純全也駁而霸駁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駁二字而為王霸之分亦可謂知言者也蓋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非一獨此為當於理宅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别敬日敬時之分皆非是故

弗取焉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伯讀曰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為然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合宜之理道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䘏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

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錄焉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四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順也時是也庸用也）放齊曰（放齊臣名）胤子朱啓明（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帝曰吁（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訟可乎（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可乎言不可用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都（驩兜臣名四凶之一也都美也）共工方鳩僝功（共工官名世是官者亦四凶之一鳩聚也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謂無事之時庸謂有事之際無事則能言用之則違背也）象恭滔天（象似貌恭而心不然也滔漫也言其中心之惡浩瀚而無極也）帝曰咨四岳（四岳官名

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

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蕩蕩懷山襄陵蕩蕩廣也懷包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滔天浩浩大貌滔天言其勢大若漫天也下民其咨咨怨嗟也有能俾乂俾使也言有能使治此水者僉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鯀哉於美也鯀崇伯名亦四凶之一帝曰吁咈哉咈甚不然之辭方命圮族方命者逆上之命也圮毀也族類也言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與衆不和傷敗族類也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舉也言舉而試之可以治水乃已勿求其它也帝曰往欽哉帝從衆言令往治水敬其事也九載績用弗成唐虞之時三載一考績九載三考也績功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以十七即天子位時年八十六矣汝能庸命巽朕

位巽遜同岳曰否德忝帝位否德不德忝辱也曰明明揚側陋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己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錫帝曰師衆也錫與也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帝曰俞俞然也予聞如何言我亦聞此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瞽子言舜乃瞽者之子父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舜後母也嚚義見上象傲象舜異母弟傲驕傲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說見前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女以女與人也觀厥刑于二女謂觀其所以刑于家者如何也釐降二女于嬀汭釐理降下也嬀水名汭水之內也舜所居之地嬪于虞嬪婦也使為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為婦道也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嗣子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嚚訟於共工知其静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圮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為人又妻以二女方放齊驩兜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

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為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狠愎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

以知人然猶考諸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為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為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咸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雖堯帝亦以為難故先歎而後言也知

人則哲能官人哲智也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服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巧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慝之意說者謂指共工而言四凶不言鯀者禹爲親者諱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禹曰何問如何謂之九德也皋陶曰寬而栗寬洪而莊栗柔而立柔順而有植立愿而恭愿慤而能恭亂而敬有治亂之才而能敬擾而毅擾順也順而果毅直而溫正直而溫和簡而廉簡約而有廉隅剛而塞塞實也剛健而篤實彊而義堅強而能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顯也久而不變日常吉猶善也曰宣三德宣達

也夙夜浚明有家浚治也家謂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采事也有邦謂諸侯也翕受敷施翕合也九德咸事咸皆也俊乂在官俊賢也有治人之才曰乂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僚以人言工以事言師師謂更相師法惟時時言百工之事各得其時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土寄旺於四季庶績其凝庶衆也績功也凝者成而堅定之意

臣按皐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為要禹謂二者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

小人不足畏矣凡姦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為姦邪也苟誠知之雖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也皐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盖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為虛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寬而栗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

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為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故孔子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有常之士則為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為君子不能常者為小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

用爾有三德者日宣達之無使沉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日尊嚴而祗敬之無或慢忽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天下未嘗無才上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亦澡雪精神以應其求不然則頹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然三德之為大夫六德之為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必以數拘也天子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

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為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脩則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盖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人主或以材能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臯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安所存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也）

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為皆有偶合於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為義邪為利邪若其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為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為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為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

而不可易猶飢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視為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為未足而復察之然後人之情偽不得而隱況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為易乎雖然視也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偽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雖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為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由所

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黨類也觀過斯知仁矣
過謂失誤也仁謂本心之德也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為人之過
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
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
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為人君者尤當因臣下
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
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
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

乎取其仁而畧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臣按此因宰予晝寢而言盖予之為人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今也聽人之言必觀其行盖因予而改此失也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以孔子之於門人高弟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

安能逃聖鑑哉猶必觀其行而後誠偽可見況人君之尊其與臣下接固有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自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悅嗇夫之對拜爲上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爲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

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恥言人之過失迄成醇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李訓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訓爲不可易也

子游爲武城宰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武城魯邑名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澹臺姓滅明名行不由徑徑路之小而捷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公事如鄉飲鄉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于譽者之所為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

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鈎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勳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為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

乎其不繆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善惡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爾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朦

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為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而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也令善鮮少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者堅剛也毅者果敢也木者質樸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偽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樸鈍所能遽得哉然誠而不偽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為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

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悅人則其僞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爲仁者幾希兩章之言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椎鈍木強之周勃而令色諛言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爲勃未得爲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惟一無二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爲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臣難合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由此嗚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畔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為人君者尤當知之蓋人之將為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茍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蓄怨故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於利害故其辭困屈

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
言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
敷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
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
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
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
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甚不同然後
為真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
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為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心惟己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懷思念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安故懷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懷惠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坦平夷也蕩蕩寬廣貌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有自得之意小人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為善善則獎而成之小人之心疾善故惟恐人之為善善則沮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惟其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之心刻覈故難事其情偏私故易說惟其刻覈故用人必責其全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為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徇欲為事故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狭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唯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比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爲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本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夫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人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爲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

未有不以私與利為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茍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茍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則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猶舉主之主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

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之瞳子也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

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予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為非義之事雖貧匱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為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為成發然非成莫能

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

臣按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盖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

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臣謂熹之言深

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

故附著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多少之少戇謂愚而直也言陵之為人稍愚直也）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

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此盡用高帝垂沒之言也）七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平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呂氏何面目見高帝

於地下爭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漢初承戰國餘習臣下相謂亦曰君臣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

臣按陵之爭王諸呂戇也平不爭而許之智也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

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濟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紿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

達而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才行皆嘗斟酌而劑量之故所以爲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機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動淵嘿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毁譽之偏而欲用舍之間

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彀張也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

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孝景帝三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上

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凡
三月皆破滅
三年以亞夫為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爭
之不能得上由此踈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
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
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止其後匈奴王
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
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能盡忠
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

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
後元年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
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
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
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俄以事下吏獄
吏以反誣之亞夫不食死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
細柳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
是知之曰緩急真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
諫積忤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

臣也細柳之事儻在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傲上誅尚何兵之可將使其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臣目之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己為忤景帝專以適己為悅故也故人君欲真知臣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始

漢武帝末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為昭帝又以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

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且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肄試也郎羽林者宿衛之士都肄猶言大閱也道上稱蹕道路也天子出稱警入稱蹕與言光僭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益謂增置也校尉幕府之屬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與伺通用出沐謂休沐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地名都郎即前都試郎羽林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言燕去京師遠十日內事燕王何由便知)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不須增置校尉方可舉事也)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亡謂逃亡也)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謂不須上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媿於高帝也桀等皆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天性夙成能知光爲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志其禍可勝言哉是

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爲之易位故人君必先正其心不爲諂惑不爲利動然後可以辨君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禄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

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為人也異哉以為闇邪則其評房琯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為明邪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為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盖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

甫苟合故也然則人主一有好同惡異之心
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
謬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
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
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擢秘書郎藩後事憲宗為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其所短故於盧杞則
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
勳陸贄之忠則疎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
罔韋渠牟之躁劣則親信之寄任之以佞為

忠以直為枉未有甚焉者也顧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汩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故識鑑之昏明若是其異也傳曰公生明偏生闇使德宗持心之平無所適莫常如見李藩之時則於諸臣之邪正必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可不戒諸

唐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利幸儌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纖人始得乘鎛帝嘗論臣事君當勵善

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上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李為异鏄所構出為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羣議以建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於是正邪始易位矣由异鏄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

不然則以裴度之堂堂忠節視异鎛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為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揜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唐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

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
邪得乘間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為宰相而
德裕卒為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其邪正
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
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
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栢藤蘿之辨
此善喻也盖正人以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
無所容悅況肯宅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
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

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鄙猥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為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閒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

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
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
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
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 臣嘗以此而求
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 臣謂
人主欲知羣臣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
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
競為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我以
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黨議我矣必
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

為得之與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六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春秋傳晉魏絳曰晉國名魏絳晉大夫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后羿夏諸侯鉏及窮石皆地名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

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詐信浞羿猶不悛

悛改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家衆寒浞之私黨也烹鬻也殺

羿而鬻食之也浞因羿室就其妃妾

臣按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

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羿

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

其姦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為

使羿無從禽之荒則茲心未惛猶有時而覺

也故又娛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汩亂其

精神顛倒其志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

羿之國哉羿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
俗淳質已有巧於篡盜如寒浞者況後世哉
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勑戒曰無游逸無耽樂
以此爲坊後世猶有湛音耽于酒色而舉國授
人如漢成帝者

史記漢司馬遷所作齊世家齊世家紀齊國之事也齊田乞事齊景
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
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
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晏子數諫公弗聽景公有
寵姬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立

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立荼是為晏孺子田乞
不説遂立景公佗子陽生而殺晏孺子專齊政
乞卒諡釐子子恒立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
以小斗收執其君簡公而弑之立簡公弟是為
平公田恒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
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
政皆歸田恒恒於是盡誅鮑晏監止鮑晏監三氏皆齊大
家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
安平琅邪皆邑名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恒
卒諡成子子盤立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

夫盤之孫田和乃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立爲齊侯

臣按左氏傳載晏子對景公略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田氏本出於陳故又曰陳氏）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

惠施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歛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沒於是田乞因主少國疑之際得以擅廢立之權而國之大柄在其掌握矣及田乞死而恒代立既專惠施以作福又專刑罰以作威於是弑君而人莫敢討世臣公族以次揃滅而人莫敢問越再世至

有齊國亦云晩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爲也及其既久則不可爲矣盖其漸之不圖而早之不辨至於簒勢之已成孰得而遏之哉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盖言顓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勢不可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恒遂以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其子季平子名意如遂昭公）至於鳳莽操丕之於漢（三鳳專政歷五侯至從子莽簒位曹操專政至子丕簒位是爲魏文帝）懿

師昭炎之於魏司馬懿始專政其子師繼之師弟昭遂封晉王昭子炎篡位是為武帝皆以其漸取之推原本末由其不早辨故爾然則人主其可一日失其操柄也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

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為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而請呂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為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昭王薨安國

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秦王立三日薨謚孝文王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爲王尊不韋爲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己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倍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

楚之請姬也不韋怨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它姬以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怨也偽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抑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趙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

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謂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黄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為太子遂以黄代芊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 臣 今列此於篡臣之篇者

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畏謹毋以色而傾
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為恭儉成帝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説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恧愧也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

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爭傅太后稱尊號事遣就國

臣按此莽飾偽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篡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以聖人畏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名莽拜為大司馬迎中山王為後是為平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

所敬於是感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於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謹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外示勁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衆庶

臣按此莽得權用事之始也故其情狀浸與

昔異其推尊孔光以其有重名而易制也名重則可以欺天下易制則不妨己之權而可以行己之志前則霍光之於蔡義後則任文之於杜佑其術略同自色厲言方以下史氏所以狀莽之情態也孔子以色厲內荏為穿窬之盜蓋外為剛勁之色而中實陰柔所以欺世盜名也莽之竊國蓋用此術欲有所為微示風指及其得請則滂泣固辭姦偽至此雖明君未能遽察況易欺之母后與易惑之衆庶乎其潛移漢鼎宜矣

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安漢公莽上書讓不聽又固辭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太后下詔益封莽二萬八千户為太傅賜號安漢公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又讓還益封爵邑

臣按此莽居攝之漸也安漢之稱用周公故事也既如周公之稱公亦可如周公之居攝矣

莽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

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自今封爵乃以聞它
事安漢公四輔平決權與人主侔矣

臣按此莽尊國之漸也凡姦臣之欲尊國必
先顯國顯則唯吾之所欲爲雖奪人之國莫
與爭者矣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
幣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
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所以諂耀媚事
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旁側長御謂太后宮中請奏御
也

臣按莽於元后為近親自足以得其意矣而猶必事旁側長御者此寒浞行媚于內之故智也姦賊之心所以彌縫上下者其密如此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

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如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女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為后厥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為宰衡位上公

臣按莽既顓國柄又求為后父則其尊莫與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僞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自是身為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宮

省之權一出於己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下大抵類此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臣按莽將篡漢故爲此以要譽於天下之士非眞有意育材致賢爲漢家計也

羣臣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遂加九命之錫九錫者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武賁鈇

鉞弓矢秬鬯

臣按九錫者天子之禮也齊桓晉文有功於周室所錫者二三而已今莽備之是乃居攝即真之漸也其後人臣將篡者必先加此蓋皆用莽故事云

莽先所白遣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莽酖之也莽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煇光謝

嚣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
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羣公
以白太后曰莽非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
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
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後
又稱符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
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
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
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

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為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偽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為

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
莽哉 前而田恒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
能謹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柄則皆當時
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以上論姦雄竊國之術
臣按古今簒臣多矣而獨載此四人者以其
姦謀詭計最巧且密故也若曹操之簒漢則
因討賊而顓兵柄司馬懿之簒魏則因受遺
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簒晉也似操楊堅之
簒周也似懿是數人者皆以虎狼之暴刼取

神器其情狀爲易知而此四人者其狡如兎
其媚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
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而不知其情
狀爲難察臣故略其易知者而著其難察者
欲有天下者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
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乎竊
國之姦不得而逞矣嗚呼艱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七